

# 读《山河故人》忆心中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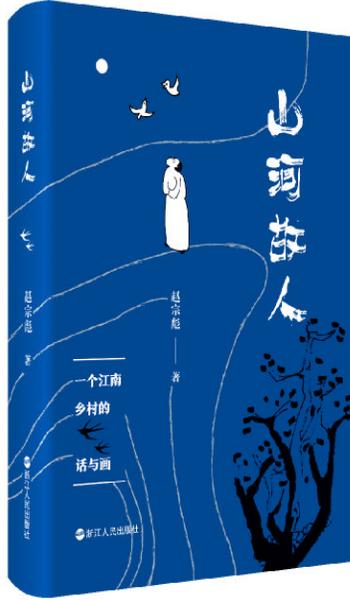
□梁立新

壬寅之夏，赵宗彪先生新著《山河故人》出版。他把新著赠我一册，这应该是他的第十几本著作了。他的《台州人的素质》《木上江南》等著作，我都因为读后有感，写下了胸中共鸣。

拿到《山河故人》一书，我先看封面，其中“一个江南乡村的话与画”几个字映入眼帘，虽未翻开阅读，我立即联想到宗彪先生所写的江南乡村，应是他老家所在的那个乡村。我三十几年前就多次去过位于街头集镇的那个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匆匆往来。2008年我筹备出版《神奇的天台山》时，他为我设计封面，提出编排建议，还专门开车带我到龙潭拍摄十里铁甲龙的照片。那一次，我到了宗彪先生老家。又一次走进他老家所在的村庄，是在《山河故人》书里的赵宅。他是以赵宅为原点，伸出文思之触角，去感知周边世界，描摹故乡的人情百态。

宗彪先生写故人、忆故乡，写出了许多人尘封的记忆，写出了一代人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况味，为后人留下了鲜活的地域人文研究资料，可当地方史来读。他书中写到的许多人和事，在我看来如此熟悉，如此亲切，如此令人感慨。里石门水库、雷马溪、街头站，这些地名，虽久未提及，甚至久未想起，一经宗彪先生文章叙述，便如电影般在眼前重新放映出许多片断。剃头老司、号碗匠、算命先生这类人物，这样的叫法，也已久远，那是在某一个时段某一个区域时常出现的，其名称也是大家耳熟能详，如今则只能勾起有一定年龄的人的回忆。《辈分》《大首位》《接客门风》《进舍》《奇娘奇爸》《讲事》《聚兵》《脚力》《洞里狗》《天诛天》《迎饭碗》，如果拎出这几件事的说法，恐怕只有天台及周边县市的人能听得懂，那真是土得掉渣的方言俚语，却又凝聚着丰富的地域特色，包含着独特的乡土风情。

我和宗彪先生同是浙东天台人，同受天台乡风民俗之濡染，同受天台山文化之影响。书中写到的许多事，我也曾经历，看后倍感亲切。其中最令我感动的书中《噢魂》一文，写他小时候他的祖母为他“噢魂”（即叫魂）之事。这篇文章，是我翻开《山河故人》一书看了目录之后立即就看的文章，反复看了三遍。因



为我小时候我的祖母也经常为我叫魂，成为我童年特别深刻、特别温馨的记忆。读这篇文章，我又重温了我的祖母为我叫魂的场景，再一次感受到我祖母对我的无限爱意。虽然我的老家一些习俗与赵宅有所不同，叫魂的方法与细节也有差异，但其中所体现出的祖辈对孙辈的深深爱意，超越地域与时间，亘古不变。

宗彪先生在自序中写道：“故乡是少年时迫切希望逃离，青年时不愿主动提起，中年时频频回望，老年时最想回去的地方。”这一段话，堪称对故乡的经典概括，写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读了《山河故人》一书，我想有故人特别是有亲人的山河，方为故乡。我自问我的故乡在哪里，为什么我的故乡在那里？那块土地之所以成为我心中的故乡，是因为那里有我对于亲人的记忆。我时常忆想我的故乡，忆想的不仅是那里的山、那里的

水、那一片土地，更有亲人的身影，还有那些热气腾腾生活场景。

如今的农村，耕牛成为稀有动物，鸡犬之声少闻，养猪之家难觅，公共厕所成为标配，垃圾亦是填埋焚烧，水泥公路四通八达，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浪潮，同样改变了农村。一代人记忆中的农村，记忆中的故乡，在现实中已经恍如隔世。我和宗彪先生都属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见证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的巨大变迁，见证了与农耕文明相关的许多事物的逐步衰亡。一些在江南大地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中反复上演的情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中变换、淡化，直至消失，尘封于记忆深处。宗彪先生能写能画，画出了他心目中的许多事物，蕴意于画；同时也用文字描摹出许多曾经鲜活存在过的人和真实发生过的事，以文字留存了人物形象与生活景象。

《山河故人》一书的封底，是宗彪先生画的牧童骑牛图。我凝视这幅画良久，恍惚觉得画中的这一头牛，就是我童年时骑的那头大水牛，牛背上的牧童，就是当年的我。忆起当年放牛回家，骑在大水牛背上慢悠悠地走，那是何等惬意、何等无忧无虑！这一场景，我终生难忘，有时甚至想，如果人生之河能够停滞，生命之旅能够定格，我愿意停留在骑牛回家那一个生活时段。回顾人生，那个在讲台上舌耕的人，那个在报刊中笔耕的人，那个在机关里当差的人，都是那个骑牛回家的人，那是故乡的我。与那个我相关的时空，就是镌刻在我心中的故乡。可惜岁月终究留不住，人终究要老去，终究要随着岁月之河前行。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生而为入，总得根据自身禀赋为这个社会做点有益之事，为这个世界留点美好的东西。

宗彪先生作画为文，还雕刻木盘，都是在这个世界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在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与期盼。他在文中说，在当下中国，城市应更多地反哺农村；他期盼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中国广袤而沉默的乡村，希望看似宏大实则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乡村振兴，能够在故乡大地的一个又一个村庄中落地，这也正是我们这一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离开之后回望家乡的人的希冀。

## 秋天的回响

□浪花朵朵



夜深人静，寒意渐起，断断续续地回想，经罗列，才忽然发现答应别人的事儿挺多的，许多的事情都没有去做。这已经到秋天了，真的真的不适宜再拖着，应该想方设法、力所能及地去一件件地完成。

思忖着，秋天到底是什么？每个人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段都有自己的解读吧！步入四十岁的我，历经的秋天，有着无数难忘的回忆。

儿时的秋天，大多是这样的情景，去海边嬉戏追逐，去小岗墩买小糖，去邻居家蹭电视看，去山上秋游看风景……即便有苦，也有很多欢乐，那是一家人吵吵闹闹、磕磕绊绊的情景。

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秋天，表姐风尘仆仆地带我去异地求学，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每每穿过那片片橘林，深刻记着：在那三年的初中求学路上遇到了许多关心我的亲友、老师和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十分幸运地考上了理想的学校。

在初中毕业的秋天，我独自走上了去杭城就读之路。那浓浓的桂花香，伴随着四年的中专生活，有苦涩也有甜美。好人的赞助、青春的朦胧、内心的自卑……记忆有深有浅、有远有近。时光匆匆，如今杭州发展如火箭一样，原来的母校不复存在，青春的乐章似乎失去了一串重要的音符。

平凡如细沙。

如果不是家庭的变故，如果不是好心人的帮扶、支持，那年秋，我不会孤身带着承诺来到小岛谋生打拼，留下许多啼笑皆非的第一次。一直以工作为重，不善于变通、更不懂人情世故，只固执地守着自己的那份天地，却心大如天。起初，还一直想着往外走，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值得自己有更大的发展前景，浑浑噩噩十余年，错过了可以与家人在一起的机会，错过了可以让自己成长更好的时机，错过了可以结识的最好的社会关系网。还总天真地以为，通过婚姻可以改变自己的境遇，离开这个岛，不再那么受伤害吧！真是的可谓性格决定命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枷锁，自己患病了。那年的秋天，在住院治疗的那段日子里，不能随对外联、不能见自己的女儿、不能见自己的亲友、不能见自己想见的人……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走动，十分真切地感受，健康地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再多的名利都是过眼烟云。

在脑子清醒的那一刻，终于用于理解了爸爸，在冷嘲热讽中，他作为男人的无助和悲哀。与其伤痛欲绝，为何不科学地看待这个病情呢，给予温暖的关怀呢……特别是二进宫后，也更了解这个病情相关的科学知识，音乐、阅读、运动、聊天、精油治疗……以自己的方式去疗愈、去宽待自己，尽管有些事做得不够尽善尽美，落下诟病，可是我怎么去跟别人解释的所谓慢一拍、碎念念、自言自语和胡思乱想。不断地安慰自己，我做不了完美的自己，那放过自己吧！终于肯放下包袱，觉得不管在哪里，只要能活着就是好，能尽力地活着就是好。不要再平折腾、真的平折腾不起，会害人害己的。平平淡淡的真，平平淡淡的幸福，平平淡淡的温暖，才是可以把握的。

秋天是离别的季节，更是伤感的季节。今年的秋天更是如此，我还有很多承诺没有兑现过，压在心底，真的很沉重。说好的看看您，说好的正常走动，说好的退休后留存支票慰问……朋友真的真的道声：“对不起，珍重。”无论在哪里，彼此的情谊永存我心，永远不会过时。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去慢慢地实现，希望这样的脚步不停歇。

秋，是人生的重要色彩，乱涂乱鸦，总留有属于自己一份痕迹。

## 撒谎

□郭法章

第一次撒谎是我10岁那年。

那年春天，哥哥如愿以偿穿上绿色军装。

爹娘目不识丁，哥哥参军走后，刚会识文断字的我便成了为二老代写书信的唯一人选。父母白天要下田劳动，给哥哥写信大多放在了晚间。吃罢晚饭（家乡话叫“喝汤”），二老双双坐在土炕上，我则借着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从作业本上撕下两页纸，伏于土炕前那方矮桌上给哥哥写信。父亲口述，母亲作补充。信的内容不外乎“今年的庄稼长势很好”“生产队最近又买了一匹青骠，它真是咱庄稼人的好帮手”，或者“咱家的老母猪下了五只崽”“咱家的芦花母鸡也开始下蛋了”等等，二老把该说的话都说了，最后才轮到我自己发挥，主要是汇报我的学习情况：语文和算术各考了多少分，学习上还有哪些不足……哥哥的来信除了向二老汇报自己在部队的工作、学习情况后，每次总会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但二老的口径又总是那么的一致：爹娘的身体都很好，千万不要牵挂家里，望你在部队安心工作……这一封封语句尚欠通顺的回信，通过邮递员的手传递到遥远的军营，无疑给哥哥带去了莫大的鼓舞和安慰。

翌年春天，祖国东北边陲硝烟突起，全国人民也都在备战备荒。此时，父亲的身体却出现了非常不好的症状：吞咽困难，日渐消瘦……有一次，母亲背着父亲，愁眉苦脸地把我拉到一旁，让我给哥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猪下崽、鸡生蛋之类的老生常谈外，还特别加了这样一段话：半年多来，爹明显地消瘦了，饭量也越来越少，整天熬药治病，也不见好转……

很快，哥哥回信了，并且是一封加急挂号信，字里行间透着焦急和担忧。谁知当我把信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念给父母听时，父亲慈祥的面容陡然变色，只见他顺手抓起矮桌上的药罐子朝门口狠狠地摔去，睁着一双血红的眼，朝我怒吼道：“谁让你这样写的？”我从来没有见到父亲发过这么大的火，傻了一般呆立在父亲面前。

坐在炕上的母亲这才哽咽着向父亲“坦白”了事情的原委和担忧。父亲一听便伸出宽大干瘦的双手，把母亲狠命地拽了起来：“你为啥要透露我的病情？你让孩子怎么在部队安心工作？”面对父亲连珠炮般的厉声喝问，母亲百口莫辩，只是用手不住地抹着眼泪……最后，怒火未熄的父亲又把在生产大队当治保主任的堂哥叫到家里，建立攻守同盟，制定“盟约”：从现在起不得向哥哥透露家里任何不好的消息，写信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并把这条“盟约”作为家规严格执行，任何人不得触犯！

从那时起，我们举家便走上了撒谎之路。那一次，也是第一次，我违心地向哥哥撒了谎，说爹的病是常见的消化不良，吃了几副药已经完全好了……哥好像仍不放心，又从遥远的军营挂长途电话到生产大队。因有约在先，堂哥在电话里百般安慰劝说，哥哥这才放心了。

母亲和全家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焦灼痛苦，向远在军营的哥哥一次次地编造着谎言，隐瞒下父亲的病情，报告着家乡的“喜讯”，直至父亲在癌痛的折磨中溘然离世……

1978年，哥哥从部队转业回到故乡。这年冬天，我也像哥哥当年那样，穿上了军装，来到浙江舟山群岛，成为人民海军队伍中光荣的一员。哥哥在离老家30多里外的县城工作，年迈的母亲孤身一人在老家种着责任田，我心里有着太多的不舍和牵挂。而母亲每一次托人写信，总是说自己身体很好，让我不要挂念家里。哥也时常来信谈一些家乡的“好消息”。哥在部队时，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向他报告“喜讯”，现在我不知道哥哥的“好消息”里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那年夏天，离家四年的我第一次回乡探亲。为母亲洗头时，突然发现一块深深的疤痕掩藏在白发里。我追问母亲，她却竭力躲闪着我的目光，后来我追问得紧，她才道出了缘由：那年家乡雨水偏多，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母亲居住的土窑突

然发生坍塌，一块石头砸中了母亲……我埋怨哥哥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我，哥来信却说：“你远在浙江舟山群岛，我怎能让你再为家里的事分心？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部队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有我在，你还有啥不放心的？”

1985年夏天，在母亲的期盼中，我结婚成家了。然而，就在我婚后的第二年，母亲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哮喘病和关节炎也越发严重，耕种责任田的重担便落在妻子一个人的肩上。女儿莹莹出生后，妻子既要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还要下地干活，生活的艰辛是常人无法想像的。下地为庄稼锄草，妻子常常一手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一手扛着锄头；有时为了防止她在地里乱爬，只能狠心地将她拴在树下。为了贴补生活，妻子曾抱着女儿到集市上卖过鸡蛋，也曾到深山山涧刨过药材，在建筑工地打过零工……而最苦最难的，还是女儿夜半生病。茫茫黑夜，妻子只身一人抱着女儿，深一脚浅一脚地奔波于乡间小路上，到十几里外的小镇为女儿看病抓药……而这一切的一切，我却是浑然不知的。妻子来信中也从来没有透露过丝毫，有的皆是家里诸般安好的话语……

1990年冬天，姐姐因病去世。我担心年逾古稀的母亲经受不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沉痛打击，母亲却托人写来信说：“我在家里一切都好，你就在部队安心工作吧！”而我又何尝不知，母亲宽慰我的背后，有过多少次的长夜哭泣，那坚强的话语里面又隐忍着多少人世间的巨悲大痛！

1995年春夏之交，我奉命参加三军海上军事演习。而母亲其实在5月就查出患有多种严重疾病。为了不影响我在部队的工作，母亲一再嘱咐家人向我隐瞒病情。孰料军演的炮声刚熄，我却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突闻噩耗，我多愿这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我长跪在母亲的灵前，痛心疾首！我悔恨自己偏听偏信，悔恨自己这许多年来竟然去相信由亲人们精心编织出的一个个弥天的谎言！

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转业回到郑州后，这段与家人亲友之间长达近30年接力赛般的撒谎之路才告中断……